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姜今照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疏三十二

乞斥輔臣回籍守制疏 明鄒元標

標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乞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

上標讀此疏涕泗交流標也一介草茅躬逢聖明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標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盡血誠冒干天聽惟涉歷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呶呶自取越職羞異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衣冠無異禽獸敢身冒斧鉞披瀝為皇上陳之標聞天之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為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社稷綱常所攸係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

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懐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茍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以今觀居正於父也憑棺淚莫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其身而正人耶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皇上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

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著者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茂今則不然先時合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在事限郡縣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他郡邑標鄉先時每科聯籍科甲者數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號怨之聲遍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畧舉以示威初無定額居正在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遂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輙以示威來歲其數一定則雖有自新者其道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茅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禄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於彤庭投忠肝於玉陛未之見也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不先稟命則有

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標先歲北上覩黄河汎濫漂沒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蒿為巢啜水為餐目及至此心慘䰟飛夫彼水潦如此彼旱魃為災可知黄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奏聞恐干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挈子散之四方者衆矣皇上九重漠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

而可留之耶抑且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標伏讀皇上旨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

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設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未定耶此標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姿御歷五稔人皆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如何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死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擅權戀位者輙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古昔之碩輔宰相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事者無他上下交相信

也今居正冒喪而議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縻爵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縻爵祿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天下稍有不從禍流搢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吾未見上下交相疑懼而禍不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一日而留此位彰彰較著也標又揣居正之心矣標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辦

非常之事是其心葢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今當此誰則議之自標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此非常之人也則人不曰殘忍則曰溥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不常人乎且其䟽又曰不顧傍人之非議恤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是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

一也傍人謗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為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標常登刑臺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嘆切齒含忍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皇上婚固大禮也居正以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乎葢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

親歸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臣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葢無情可奪無復可起遠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歸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此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已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而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標猶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為曠職臣覩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為保留輔臣事不勝驚謬謂

公論倒弛一至於斯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
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真為社稷計哉蓋
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誠首留之輔臣
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
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
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為首善之地臺臣係公論之所論
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
疏然因此而遷去又不常矣遡其原士楚先之楚也身

服豸繡心同犬羊天下嗷嗷於楚標切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矣標忠悃如此標言如果可採望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人心服朝廷尊天變弭萬世仰聖天子作為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禍標必深標萬萬死矣蓋非嚴刑切責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標甘為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為妾婦也碎首玉堦奚憾哉

優容言官疏 馬經綸

頃者屢奉嚴旨降逐南北科道諸臣臣幸蒙恩罰俸供職夫臣何以供職哉臣御史也御史故爲諫臣又爲諍臣今日乃臣諫諍之日正臣供職之日矣臣竊惟皇上數年以來深居静攝上下情隔中外俱抱隠憂然而奸邪不至柄用國事不至敗壞社稷靈長海内晏然豈獨皇上威靈能坐制之哉所恃宗社二百餘年之培植士風最正清議最重科道諸臣每每能明目張膽爲國家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從輿論而搢紳

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寔鑒佑之豈非臺省耳目之用大哉皇上何為一旦自塗其耳目耶初除斥吳文梓等已降調夏之臣等又降耿隨龍等旬日之間共謫言官三十有四人矣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處兵科在皇上方執竦厲羣臣之道以責後效臣何敢曲為之解但因而蔓及於别科給事中及各道御史其為聖明之累良非淺鮮且吏部未上職名疏前奉有明旨降謫兩京科道掌印道其餘俱止罰俸業已極駭物論大

損國體矣及職名疏上而所據更有可駭者均一給事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印之故也均一御史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道之故也均一巡按也出差則地遠出都則時速而于其中亦有所謫降亦不以曩者掌道之故也一筆之勾是何與前旨自不相信如此哉又奉有勾降之命不註勾降之數案牘細索方知纍纍然二十有三人也毋乃太甚乎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適以成其名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徒

以增其媿如此舉動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聞嘖有煩言頃以大臣䟽救而靳焉削籍滿朝臣工愕怖欷歔咸謂皇上今日以泥沙視賢才以草芥待臺省辱國傷體莫此為甚此萬歴二十三年以來第一大虧損也皇上年來厭言官動輙罪以賠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無言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何辭臣竊覩皇上所為無言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臣請為皇上列其狀皇上之不郊天者

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陷皇上之不敬天者臣等言官罪一皇上之不享祖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陷皇上之不敬祖者臣等言官罪二皇上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强得之是陷我皇上不能如祖宗朝之勤政矣罪三皇上任賢不篤去邪不决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强得之是陷我皇上不能如祖宗朝之用人矣罪四皇上好貨有癖而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慼蓄變言官共慮之而

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我皇上甘棄萬歷美政而不之克終矣罪五言官負此大罪人人俱知慙媿皇上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言官之不言豈不當哉奈何所為箝口無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以此知皇上實惡切直而故假緘默以加之罪耳日者四輔九卿有以密揭救有以公疏救有以特章救牘凡八上矣豈區區為此數十輩言官而樹之德亦惟是老成惜才為皇上計安社稷也乃謹言時徹於九重清聽弘高於萬里不惟不肯

還職而且落職為民夫諸臣原出草莽今歸草莽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執而大臣之忠懇不可拂皇上不聽閣疏之懇救也改降級而為雜職則四輔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皇上不聽部疏之懇救也改雜職而為罷職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腹心以宰之股肱以運之耳目以聞且見之乃今自塞其耳自障其目自離於腹心自戕其股肱皇上將誰與共理天下事天下事又誰為皇上宰之運

之聞之見之哉皇上試一加恩自有惕然大不安於心者矣臣又惟皇上聰明天縱今日之事豈漫不加恩而率意為之或者假雷霆震動之威以施顛倒不測之術愚臣謂一人聖神駕馭自妙令而後無論事體關係何如將言出而下莫之違行出而下莫之阻矣不知人可以理服難以威刼可以誠動難以術愚倘皇上過用其心至此豈社稷蒼生之福哉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其理一也今言官本無大罪皇上一旦震怒

坐以失職降則降逐則逐無一敢抗命者似此大失人心便是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皇上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而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以異常災異不但如近日北旱南澇之蕭條加以異常禍變不但如近年西哱東倭之擾攘其所以示警我皇上而使之震悚不自寧者亦猶我皇上今日之示警諸臣也皇上自度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甚明皇上獨不知自為社稷計乎伏乞聖明詳思

審處將降逐南北科道諸臣俯從閣部疏請通令還職
分別罰治或降俸級管事令其攄忠以補一切衮闕庶
幾君德不損清議不淆大臣各安其職而奸邪斂迹釁
孽銷萌社稷綿綿永承天休矣臣無任激切懇乞戰慄
待罪之至

進四勿箴疏 雒於仁

臣思人不仕則已仕則當匡正其君臣至京歲餘僅朝
見於皇上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

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以是知皇上之恙醫術難明藥餌難攻者也惟臣之四箴可以療病請敬陳之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者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利則亂神尚氣則損肝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將無醉也夫何醲味是耽晝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沈醉之後持刀舞劍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以

皇上妃嬪在側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寵十俊以閑倖門寵鄭妃冊封徧加即王妃有育皇冢嗣之功不得並

封甚則溺愛鄭妃而惟言是從儲位應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戀色者也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儉德也夫何取銀兩動支幾十萬索潞紬至幾千疋略不知節慎甚則拷宦官得銀則喜無銀則不喜李沂之言為不誣若使無賄皇上何痛絶忠良而優容讒佞况沂之瘡夷未平而鯨憑錢神復入雖皇上無以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邪此其病在貪財者也以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杖宫女矣明日杖宦官

矣彼誠有罪置以法律青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計其數竟使斃於杖下此輩竄逐聖躬使其死不當罪恐激他變甚則宿怨藏怒於直臣范儁姜應麟孫如法俾幽滯於林下拘禁於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氣者也夫君猶表也表端則影正君猶源也源潔則流清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皇上誠戀色矣何以正臣下之淫蕩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皇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

纏繞於心係累其身聖慮何時而可已皇上春秋鼎盛之時經年不朝過此以後之年當何如耶今春會試場輔臣出論題聖賢所以盡其性是默指皇上好貨好色但其指引而未發恐皇上之未悟也臣特撰四箴以進之但臣之說逆耳之言格心之論對症之藥石也倘蒙俞允出御便殿多接正人遠彼宫妾除此四累以靜攝不踰半年而聖體必强壯康豫如其不然愿碎臣之首設若護疾忌醫不以臣為訕謗則必為干名為出位訕

謗非臣所敢也臣犯言而諫且不計死所干名何為若為出位沽名設訕謗之木於道路且求言於士庶况有官乎求言而不可得專設諫官使不得不言非諫官之外可禁箝天下之口而使不事言也近見科李春開所奏之事自有朝廷處分官守言責為說是阻塞言路言路不開國家遇有大事人所不敢言者科道將曰吾輩不言他人言之其有愧於言責多矣若箝人使不言彼將曰吾輩不言天下莫敢言者但舉刺人才條陳世務

求無利害足矣若有禍於已而有裨於君皆避而不言胥天下而以言為諱此說倡也豈祖宗之福乎臣世沐聖恩縱冒出位之嫌不容塞咽結舌已也四勿之箴微臣一得之忠悃伏望采納置之御座庶可以瘳聖躬光聖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即臣以冒死之罪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當視死如歸含笑遊九原矣敬將四箴開列於後戒酒箴曰耽彼麴蘖昕夕不輟心志內慢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興隆晉武銜杯糟丘成風進藥

陛下醲酹勿崇戒色箴曰艶彼姝冶食息在側啓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暱姬歴年不久進藥陛下内嬖勿厚戒財箴曰競彼錂鐐錙銖不剩公帑稱羸私家塵甑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剥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賂勿侵戒氣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鍳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羣懟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

再剖良心疏 趙南星

萬歷十七年臣為文選司員外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陳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於在位者多所譏切而為科臣所糺蒙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為考功司郎中以管察得罪去蒙陛下復起之洊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為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寇乘之內侵外寇內侵而愁苦

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事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陛下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為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為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窮欲獎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為富貴汩沒皆以干進為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為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

於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私心與同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於匪人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為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合其良心者亦甚若矣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為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為京堂甫為京堂即欲為巡撫為卿貳若絶無救民之意可以救民者莫

過於廵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汙絶無者
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
二者官有大小皆實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
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為
常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而外患次之
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為之防乎臣以為防之自知州知
縣始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
帕自十二金而至百金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

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朘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為耳謂宜以後穢跡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追贓正位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囑托受賄曲為庇護者即叅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

綱常大分宜明疏　孫愼行

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聞世事值皇祖皇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紛

謂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迹
可駭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兩丸乃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
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揀點明白恐致失悞可灼
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不
知何如而乃敢突然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
世子自殺與弒不合律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
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引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

上也閭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冥然傲然含吾丈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巳實薦灼恐與同罪夫巳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己實忠愛不知為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實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為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丸藥兩丸須臾

上崩恐百口無以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考英明絶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態即數日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徼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覲禮部疏云内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隨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

變若漫無主持一任可行可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即事不成亦已任其咎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謚稱恭皇帝事議謚旨雖下部然擬進者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臣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為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為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為周恭帝以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緬平寧夏平倭平播功烈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下比

降王逋裔若非言官預料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皇考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盭實乃咀吮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欲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在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為遜進忠隔歲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

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所高皇社稷將不血食可
為寒心聞彼時從哲濡滯不進科臣拉之以進大叱曰
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閒任婦寺
之縱横而特佐其焰忍冲主之隍杌而不與其憂此從
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
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極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
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無端勇猛嘗試
夫進藥猶可自為忠愛而三事尚可自為忠愛乎此又

臣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為解者也臣在禮言禮
每舉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
罔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悮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
敢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者章不啻
瀰公車臣亦不能悉數也即在禮言禮亦就咼華間一
時事若其他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臣亦不敢深數
也大都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耻有威有力不以之奉
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智有謀不以之扞外侮而以之

戕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皇上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臣知皇上英明洞照神武淵深直以大寶初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狙張多機傾嚇中外皇上雖有除兇雪耻之事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劔攀裾之義不無憑城倚社之虞今亮陰將終大禮畢就宮闈寧謐羣賢布列溥天喁喁無不望皇上急討國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伏乞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

近習皆從晳所攀援毋拘忌諱忌諱即從晳所布置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將從晳大正四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并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寘之極刑如臣一言無當即重治甘心焉

痛憤時艱疏 劉宗周

職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於萬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啓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爲一時强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職乃知聖人之道

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效不旋踵況
聖明在御之日乎職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外敵
內寇相繼十餘年於茲矣乃者勦寇之局聚天下多兵
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狂鋒而且南窺江北
犯浦至煩聖天子焦勞於上避居減膳撤樂爲修弭計
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職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
始皇上而誠計及於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
矣不懲前事之所以失而終無以握轉亂爲治之術職

請推皇上修弭之意而頌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鋭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是首屬意於邊功而賊臣遂以五年滅敵之説進是為禍胎已已之役謀國無良邊氛孔熾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叅於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

日底於壞者故自屬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尺之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横賦愈逋自敲朴日煩而民生愈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而天下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

監視遺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滅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倖免無罪使生靈益塗炭事急矣聖衷獨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方興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坐辜使朝

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非淺鮮者於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詭説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幾於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偏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宜輕言改

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授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及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

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夫而
畢此役自此四邊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
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
抑職聞之有天德者便是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人
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職願皇上視朝之暇進近儒臣
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為
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至於
用人誠為平天下要務尤在致審乎好惡之機以決用

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㝛稱一時盛事第本生言有大而近誇情似要而有挾其品未可遽信乞皇上先令以冠帶厯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竒計足以折大奸斷大疑决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可惜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厲世之權者尤不可茍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卓具有希堯

法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熒主聽使國論愈紛昭勸愈淆職竊痛之伏惟我皇上斷然以堯舜為必可為而求之於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一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若曰法制禁令而已短長之效已見於今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冲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姜今照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疏三十三

二十四大罪疏 明楊漣

高皇帝定律令中官止供掃除不許干預政事雖王振劉瑾驕橫縱恣旋即誅戮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綱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

宗社無窮之隱禍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舉朝盡為威
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焉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
四款為皇上陳之忠賢本一市井亡頼中年淨身夤入
内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
以亂政祖宗以票擬責閣臣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
奉真偽莫辨近乃三五成羣逼勒票擬甚至有徑自内
批者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親捧御手
首定大計忠賢急於翦已之忌示意孫杰論逐大罪二

也先帝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海内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等有言立嗾言官論去大罪三也王紀之執法鍾羽正之清正忠賢或使人呼辱於部堂廹之去國或與沈㴶交通陷之削籍乃柔媚善附者則驟加蟒玉大罪四也枚卜一手握定力推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黜陪一則蓋枚卜黜陪之案一則伏借用為逐之謀大罪六也滿朝薦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

大罪七也上年皇上南郊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横託言急病立刻掩殺大罪八也裕妃以有喜傳封忠賢嫌其不附已屬其私比捏曰無喜矯詔勒令自盡大罪九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内廷當如何保護乃流虹繞電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有力焉大罪十也先帝在東宮王安不無微勞忠賢以私忿矯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其大小内臣無罪而擅殺

者不知幾千百人大罪十一也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毀人屋室建立碑坊鏤鳳雕龍干雲揷漢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傅應星等口皆乳臭目不識丁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枷死皇親家人數命意欲扳害皇親揺動三宫若非閣臣護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大罪十四也良鄉生

員章士魁以煤窑傷其墳脉托言開礦立致之死趙高
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
侵占牧地果真自有撫按學院乃徑拏黑獄拷掠致斃
青燐赤碧結於壁宫孔子之神不無怨恫大罪十六也
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停其陞遷俾困頓以去致使吏
部不得專其詮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
鎮撫司劉僑不肯殺人媚人竟令削籍明使羅鉗吉網
然後快心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已奉到任明旨鴻

臚傳單忽蒙詰責及科臣回話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大罪十九也傳應星等招揺引納陳居恭揺脣鼓舌傳繼教投匭打網庀語違忤則駕帖立下造謀告密不至興同文之獄刋黨人之碑不止大罪二十也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倘奸細事成忠賢居然為首功之主人矣大罪二十一也謀同奸相沈潅創立内操大盜剌客東部西夏之人安知不寄名内相之家伺隙謀亂大罪二十二也進香涿州

鐵騎擁從蟒玉追隨警蹕傳呼清塵墊道歸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大罪二十三也今春走馬御前大無人臣禮皇上曾射殺其馬忠賢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亂臣賊子寸臠不足盡其辜大罪二十四也忠賢負此大罪懼内廷之發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茍圖富貴之徒扳附枝葉倚托門墻或認作居停或投充門

容内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内應之奉聖夫人復為之彌縫其罪狀遮護其回衷故掖廷之内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賢亦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似不知有皇上止知有忠賢者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用之人必曰要與内邊説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必曰内邊不肯是皇上為名忠賢為實無怪邇日涿州之役天顔咫尺票擬者不請裁决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也事

勢至此羽翼將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宫九嬪之安危何所托貴妃皇子之安危又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臣即欲死報皇上亦何能及乞集大小文武勲戚勑法司逐款嚴訊立刻正法以快神人其奉聖夫人亦并勑令居外以全恩施如此而天意囘人心悅海内不立奏太平請斬臣以謝忠賢臣死不憾

枚卜既已不平主爵不宜再誤疏　左光斗

自賊冦四起疆圉漸蹙輔臣日在醉夢冡臣天不慭遺於是平章軍國則思救時之李綱銓序流品則思清通之山濤非若平常無事之時可用朝三暮四之術者乃禮臣何宗彦以不參攺南之屬官失權要心奪之揆路予之禮書已乃并禮侍而奪之弄之如嬰兒逐之如豚雛職嘗勸輔臣為王旦科臣亦勸為蕭何皆漠然不應去者不潔其名主者莫執其咎然則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者耶今腹甲既解眼釘已除賀戰勝者在廟堂矣可

惜一番公慎明旨竟作一番恩怨結局蹊田奪牛毋乃已甚一不平也長訣佞之風短骫骳之氣二不平也覆吹南之吏部則不問不叅吹南之禮部則問之同事異律同情異罪三不平也渡江河而遇風波中流而失維楫四不平也李代桃僵形迹不白恐去者與後去者各不相明各非其罪五不平也使其稍有悔心之動宜如何為補過之圖乃作事巳錯魂夢皆欺㳺被人言方寸轉亂於是積威約之漸以鎮之而蕭殺中幾不免矣賴

皇上寛仁大度不深罪御史而徙木立信棄灰示威從此各知迴避既懸必殺之意又感不殺之恩輔臣所為導天地之心而迎一陽之復者能已見於天下矣假令以此一片精神請閣臣請總憲請冡宰請考選庶幾一遇豈不亦履長盛事惜乎其悞用之也似非庸者所能辨也連日以來主上分謗御史待罪中夜絡繹傳宣罪帥公然代揭官府一體文武同心得君行政此其一時似又非庸者所能辨也人言籍籍皆謂有所受之姑為

打草驚蛇之謀徐為下水拖人之計職不敢為然但為
輔臣計自當守庸之本體愛輔臣者自當還庸之本色
從來末世奸雄翦除忠良位置私人壅蔽聰明杜絶言
路皆欲有所用之輔臣非其人也意欲何為哉目今銓
席正虛不知其意又將位置何人十餘年來皇上人惟
求舊多用老成而精已銷亡由人提挈山林起家者灰
冷待燃覺黍谷之易煖地位相近者熱中已甚覺蔗漿
之易寒前有知巳一人之感負心不可後有相倚為命

之意解腕不能往往一入其牢籠事事動遭其魔障遂至以百官之領袖為胥吏之承行戲局一場寶山徒手甚而盡喪其生平者有之矣職竊痛之拜爵公朝受恩私室非所以愛大臣爾爵可縻吾與先棄非所以自愛失身之害甚於失官失心之害甚於失身吁可畏哉所以為此者不過保全時局耳嗟乎金甌可保方論功名性命苟全方問富貴萬一遼陽不支大事將去此時賢愚同盡恩仇平等職不知抱此不敗之局將安往耶亦

可深長思矣今日之事銓司斷宜博訪僉謀即俟命散
館諸臣歷資皆六七年亦當與聞末議毋令再貽後言
倘更如枚卜故事碌碌因人暗中横索就裏機關職等
執白簡而隨其後矣職無知交亦無鄉曲正謂年來俞
旨甚艱廉恥道喪鄙者不去賢者不留皇上不問其去
留要人各得其已意自為去留一留一去動傾數年再
去再推義須時日在諸臣不難為數年之淹不知强敵
可能為數月之待既誤國事兼傷國體不得不早言之

惟聖明留意焉

備述三朝之艱危疏　方震孺

臣惟自古有天下者興亡之故不勝縷指而獨在牀在旁之釁蘖其中人最微其釀禍最大歷稽史冊古今同痛豈不悲哉我皇上嗣服方新即濯聲靈於宮府破城社於貂璫日月雷霆千古無兩而漆室杞人猶不免惴惴過計何也蓋以危者有其安者也難者有其易者也往者來之鑒也前者後之師也臣不敢遠稽瀆聽姑略

舉三朝之近事仰塵乙夜可乎昔神宗皇帝英明天縱誰不知其慈愛先帝乃聖心原有獨見而羣下過於私憂於是有以貴妃不同封而爭者有以閣臣密揭欲遲冊立而爭者有以儲教宜預忠言被斥而爭者有以早定大計國本復揺而爭者有以三王並封而爭者有以出閣講學而爭者有以冠婚冊立而爭者諸臣爭之不得至於或降或斥或罷或出甚至戍煙縹緲不歸瘴癘之魂杖底糢糊曾染征衫之血在諸臣所甘者一鳴所

輕者九死而皇祖雖顯棄其身而卒陰用其言主聖臣

良照映今古臣願皇上念之而惕然也而不惟是也孝

端皇后居恒顧復先帝即屬毛離裏何以加焉風聞孝

端之阽危科臣王德完有恭請篤厚中宫一疏人知其

安孝端也而不知正以安先帝也科臣毛士龍所謂浴

日虞淵豈虛語哉臣願皇上念之而惕然也尤不惟是

也一變而福藩之翦桐屢經反汗禮臣孫慎行等嘔心

補牘預傳艘艎之齊集托以文武之同呼而之國如期

維城早建此其功誠臣子所不敢居此其心則人臣所獨苦矣又不惟是也再變而有張差之事夫差即癲人乎然不癲於他所而癲於元子之宮先帝之危具在五步之內矣於是科臣何士晉等有逆謀稽訊等疏惟時

皇祖感動召諭羣臣立決三豎雖小臣之披肝不無過計而意外之叵測賴以全治此又皇上之所耳聞而目擊者也今先後諸臣存沒已相半而泰昌登極一時存者擢用歿者恤錄生幽谷之陽春回白日於長夜則諸

臣未盡之餘年與既朽之枯骨業得感風雷而見天日
更何言哉更何言哉所痛爭國本者流落孤臣漸鵷班
之有色而殷憂先帝竟龍馭之難還九廟有靈幸不危
於青宮之癲漢而折肱無驗反速禍於肘腋之閹人使
萬年有道之聖君僅為一月太平之天子此數天共慘
即江河為流不足以盡臣下涕泗之縱横也臣願皇上
念之而惕然也乃若先帝之賔天皇上之出震其一時
景象又有可言者使乾清而久居選侍則至尊當避居

於何地使貴妃而久處慈寧即孝端且怨恫於無樓曽
傳宫闈之線索豈盡虚空兼以佳冶之薰蒸慘於挺刄
雖皇上以萬靈呵護之身萬萬無他慮然為聖躬計萬
全正當防危中之危要於求穩中之穩則始而請駕既
而移宫當亦不再計而决者傳聞文武捧護天日之資
慰示羣臣而虎拜歡呼於萬年龍光朗照於頃刻此雲
龍風虎之一奇也即左右移宫之際未免稍至張皇而
臣子衛主之心不妨過於激切乃説者猶欲以堯仁之

無外仰慰在天湯網之宏開赦及有罪然仁義共是一心前後原非兩段所謂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臣願皇上念之而惕然也臣所言者一一皆往事然臣豈言往事哉皇上試思一一從前光景宮中之與府中畢竟孰為可親再思先帝三十年來受盡多少艱辛歷盡多少憂患今堯舜未竟之作用專責成於皇上之一身而再思孝端皇后孝和皇太后未正慈寧相繼早世則兩宮齋志之餘恫獨鍾靈於皇上之一脉以皇上純孝邁萬古

何以展霜露之思惟有禔聖神之體先使志之清明自然身之强固然則深宮曲房一措手一動念儼若先帝臨之儼若孝靖孝和臨之未為過也而臣尤有欲言不敢竟言者則惟在牀與在旁矣爭姸取憐即老成不無眩惑得無有乘情竇初開而踵故智為常者麗色藏劍千古寒心臣願皇上念之而惕然也朝夕周旋惟二三内臣而嚬笑易輕窺瞷可慮閒竊意旨而巧嘗漸貿太阿而不覺近以中旨之屢宣恐滋斜封之隱禍臣願皇

上念之而惕然也乃今日所最急者則莫如大婚之早舉蓋宮闈一有主持則乘閒進御者既有所畏而不敢前非分矯竊者亦有所防閑而不敢肆轉眼桃夭為期已迫當事者宜惟日不足早完大典幸勿借口故例而遷延歲月為也他如晚封未見真確則五等之隆重原不厭少需賞叅業有煩言則大臣之進退當使其有據此皆擬議於內庭者而卒致外廷之紛論又何如斟酌於外廷以俟皇上之獨斷乎故臣慮中旨而併及之臣

愚不識忌諱儻錫䇿可採惟聖明省覽

罪璫巧於護身明主不宜分過䟽　李應昇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䟽衆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於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搤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䟽乞憐温旨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恐䧟

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爲代章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辨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辨也千真萬真無可辨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辨也忠賢不能自辨而皇上反代爲之辨則中旨真可聽其偽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臣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禄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皇上英明天縱

此必非皇上之意也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議動輙諉説親裁昨聞参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為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為王振劉瑾者乃其深於為王振劉瑾者也今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寛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

蓄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於鍼藥石譬之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斂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於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墻之間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愈不安臣為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即為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

而乞帷蓋之賜不然皇上日為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其上九廟之靈將必殛之况於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者哉嗟乎君側不清馮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聖明之鑒觸犯凶鋒死無所恨

六不平疏　瞿式耜

如張差一案主風癲者雖為仰承慈孝之深衷然主挺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械闌入内室為紀綱者尚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癲二字抹之乃慈寧召見劉光復迹渉唐突以致觸忌幽囚今既追錄其忠贈䘏祭葬而亦心調護東宮之王之案無望贈䘏殊恩并復官而靳之矣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臣之所謂

不平者一也紅丸一案主弑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先
帝聖躬委頓至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升李
可灼不加一僇則亦倖矣乃優旨批荅放歸原籍彼嫉
惡防奸之孫慎行尚推敲啟事不遺餘力而么麽可灼
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人心
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案在楊漣左光斗一
時激烈微過或不能解於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
先帝為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

是移宫後一截處分以補楊漣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宫一議為漣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没其除奸大功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寀孫慎行同其沈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為重彼失事者罪無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遥福堂甚且有以化貞薦牘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人皆知廷弼以門户殺非以封疆殺而究竟

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有無然其主意無非羽翼先帝於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傯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於泰山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為不解之誼也乃今動輒以王楊崔魏為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即王亦豈可與魏對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即贈廕卹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

惡名能無飲恨於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尤為諸大臣之綱阿璫取容權璫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巍巍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令五虎輩亦既顯暴罪狀於天下矣彼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逐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縫之黄立極顧乃死不戮屍生不褫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為

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公道昭明羣情踴躍已無復閉鬱偏枯之病而或巨奸偶藏鋒於脫網或幽貞猶抱泣於向隅或薰蕕蒼素一時尚多訛亂之言或斥陟斧鉞四海未盡澄清之望有一於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禍鑊於我皇上直陳其原委焉

三大可惜三大可憂疏　華允誠

竊見三四年來皇上焦勞於上羣工百執事鞅掌拮据

於下匆匆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材蕩盡根本受傷此臣所謂可惜可憂者也以皇上盛德加之厲精何難手握大權坐躋至治乃當事諸臣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筭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浸成叢脞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鬬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典幹展釆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瞷徵指為盡心抉摘細瑕為快意乃至率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

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牒牘之繁吏治民生盡成鉤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為小夫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户分門之見意見互岐議論滋煩遂使俛劉俛撫等於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啟聖之日時為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

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也今雷霆所及幾莫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逮甚而一事偶誤一言偶咈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扞罔為懼而矜驕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奸薦賢之章非訐則黨不惟不用其言並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戒拱默喑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讜

互淆可憂也國家所頼以為防維者廉耻也今大臣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之心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槩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時謟曲趨承猶虞獲戾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内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朝罷設丞

相于是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閣臣兼操吏部之權而加膝墜淵惟其所欲私人徧布勢日傾危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皇上怒諸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皇上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而舉措倒置奸焰薰灼而正氣消靡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為臣

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為奸回所牽勿過用嚴而使士氣人心日趨於頑懦勿偏為任而使名流善類永錮於清時使臣言得行即治臣以出位僭言之罪臣有餘榮矣

辨東林疏　倪元璐

奏為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仰祈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我皇上生

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霆驅欝猷飈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閉户之名巽命重申動以人才為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説乎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

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也其所引援以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膴其若脫付黜陟於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遥相推奬此其人尤所謂淡漠寧静

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於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寛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

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忝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雖或薄從湔祓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摠為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況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

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並皆蓄縮閔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岸

然投劾讀其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冠準復生
趙昺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横加則徒以其票擬熊
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熿不爲無説封疆失
事纍纍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
此熿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
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
殺廷弼而熿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彊
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於陳寔王烈三月

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畜而當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竊盗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之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盗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

罪遭此嫌疑將無門戸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揔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别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於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别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蔕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文震孟雖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温文奨雪於以破方隅而伸

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

輔臣以去明心國事因嫌滋諉疏　詹爾選

頃臣具敬循職掌明剖是非一疏駁陳啓新因而責備冢臣與諸輔臣葢謂大臣擔荷不力語默不深長而發也乃近閲邸報大學士錢士升爲微臣職分應詳等事一疏奉聖旨云云欽此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珽疏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長君之情也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俄而輔臣引咎求斥矣俄而遽奉回籍調理

之旨矣明乎輔臣之以票擬去以執事爭去也夫大臣以不肯言者看其原唯不肯去耳令輔臣肯言矣肯去矣上可對九廟之式憑下可質後世之清議隱以去就聒明主顯以氣節風百寮臣實榮之而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葢皇上所不滿於輔臣者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於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臣子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何諍古來一德之世孰如唐虞維時臯陶矢知人安民之

謨而禹輒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舜未嘗以此貶聖緦緦焉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顯處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處諫者是幾諫此真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於皇上也且輔臣所言者何事一於李珽不識皇上為堯舜之君而敢導以非情非法荼毒富民鄉紳從來庸主所不屑為之事此關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憂心如焚之時而忽又奉有政票之命因而揣摩未當亦繇驚懼愈深遂不覺

抗章之汲汲耳切謂輔臣此舉差强人意皇上方嘉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夫人臣無故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為萬舉萬當以是為信其君者恐只容悅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習於沽名必所不敢出也乃主人而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為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耻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也况今天下之疑皇上者恐亦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對皇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

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王而不知遵遠化如尚方之劍不靈將領驕懦日甚聖意謂恩禮感激威於斧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以供餗餡之逼逋貪冒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掭脈並課不如是者弗錄聖意取聰明才優分註於騎射以助武臣之不振也而人見賣牛而買馬詘德而競力徒使强寇混跡於其道塗而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暫甦民困臣亦以為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典又不值

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之之事煩上意在痛懲奸頑臣亦以為痛懲奸頑也而或疑已啓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種種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不意鬱志以去也輔臣之去也以言而自後之大臣恐無復敢言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此苛細刻溥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

如狂如痴進則挺身招承敗則潛形遁竄駁心志而𤍠耳目毀成法而釀洪憂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舉憲章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嚴勅閣部大臣不得以去輔士升為戒寧獻可替否無藉口聖明獨斷掩皇上之德冲寧進禮退義無藉口君恩未酬飾自家之淹滯務期上下交格而志氣聿新於以覩廓清平治之猷成綱紀風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九